

第十四回 喬裝丈母硬主婚 鵲突媒人空著急

詞曰：

婚姻一片強逼他生變。及至周全方便，又是一番情面、
斧柯雖見，是非都未辨，兩下空理空怨，又立糊塗案卷。右調《霜天曉角》

話說花天荷看見小姐果是另有一位，與柳青雲一般的模樣，方信柳青雲從前為他行聘定婚俱是真情實意，反是自己多疑過慮。作拙了事情。正急得沒法，忽聽了那小姐早明明說道：「賤妾雖一女子柔弱。亦曾攻習詩書之教，頗以禮義自持，決不可苟且失身。任人棄取、前已承君子不鄙封菲之陋，用申苻菜之求。俯賜仙冊以代紅絲，自幸以終身有托，故日夕觀玩。習其方略。應以佐君子之下陳。詎意待命至今，不知君子有何所見？又何所聞？忽恃元戎之尊，坐索原聘，使慈母不敢以名教主持，義弟不敢以風化勸阻，何況妾之柔弱。安敢他言？故隱忍而繳還原冊。聘既交還，若以世法論之。君子與妾相逢已如下山矣。不知君子之何所見？又何所聞？忽又納冊以續前盟。視夫婦人倫真如兒戲。在花爺位高金多，固可橫行不顧。在賤妾性劣情頑，亦未有便隨人顛倒。花爺初待舍弟，可謂義矣，乞求以禮善其終，以成全始之大義、使賤妾伏時得以苟安於地下 又是君子義外之仁也。倘欲必以貴任棄取於一時之喜怒。則妾雖賤，恐亦不能從命矣。」花天荷連連打恭道：「請罪，請罪 夫人見責，言言正大 我花棟雖有百口亦不敢巧致一言以謝過。今日復敢抱慚以請者。以夫人具明眼於世俗之外。置深心於慧性之中，欲求夫人略諒我花棟一時昏瞶狂妄之事。而稍加察我花棟夙夜慎求之心 倘此慎求之心得蒙垂佑，察知一二。則是花棟今日既就誅戮亦可作一個不負心之鬼。」

楊夫人聽了，因在旁幫村，說道：「花爺既有深情，何不剖明？大家也好體面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我花棟年已過了二十，若肯亂就婚姻，如肯苟安，此時金屋藏嬌久矣。只因癡心要想絕代佳人。故隻身至此。前承青雲憐我花棟一身孤另 許結婚姻因又承青雲知我花棟志在佳人，許以面目相同，故快而納聘。此固感青雲之成我也。但根青雲既聘之後，不告行藏雖言名姓。而名姓之近於烏有，凡有所言半吞半吐，似真似假。使我花棟半信半疑。終夕縹緲，以為天下豈復有相同青雲之美入？或借此以周全友誼 倘被其愚，則終身失望。故東西採訪，不意命多魔劫，又為有心人所弄 以假亂真，兼之花棟耳目不聰，遂致一時受蠱，得罪夫人。細細思之，此皆青雲之誤我。及今得仰睹夫人之天姿，方知青雲字字出於真誠。所言其相同者，尚屬模糊未盡其美也。因追悔其狂，為即俯伏以請荊。奈事已作拙，可謂獲罪於天無所禱也。」今又犯顏請見者，蓋念事雖作拙，以事原心，則我花棟實非真知有夫人而敢於冒犯也。即敢冒犯者。亦不過止冒犯假充夫人之侍妾耳。」楊夫人與柳青雲聽了俱大笑起來。藍玉小姐也微笑一笑道：「君子之用心，固自有在。但聘冊既已退出，再無復納之禮。冊雖不可復入，婚雖不可再請，然女子受一絲之聘，關乎名節，寧可被棄，決不可他圖 謹守閨中，以答君子之用心。若強奉枕衾，逼侍巾櫛，恐非義之所當取，則萬萬不能從命言盡如此，乞君子思之，諒之。」言畢，竟帶了眾侍女仍入中門而去。正是：

不是佳人要買乖，止愁夫婿薄裙釵。
為因爭禮又爭義，始見因緣一世偕。

花天荷見藍玉小姐又正拒一番，竟入去矣。無可奈何。只得再三懇求楊夫人道：「此事實是小姪作差，有罪。卻幸夫人聽察守禮，有不他圖之言，此猶是小姪一段機緣，必求老伯母推從前之愛，終始玉成，則恩同再造矣。」楊夫人道：「兒女性情，且宜緩圖，不可急致 他既有謹守閨中之語。自無改移。從容勸慰，婚姻自成、花爺上任之欽命緊急，不及久留 以老身論來，倒不如花爺且攜了冊子前去上任，以完了朝廷破賊的正事，再慢慢料理婚姻未為晚也。何必急在一時，惹他唐突。」柳青雲亦聳憑道：「家母之言。最是有理，天荷兄不可不聽。」花天荷道：「承老伯母與青雲兄美意。未嘗不是金玉之言。但我花棟看得功名甚輕，佳人難得。今日既目見了不世之佳人，而不至誠意治以求，乃舍之而去，以全身外功名，我花棟雖愚亦愚不至於此 且始之索聘，不知有佳人也 雖得罪於佳人，猶可自解。今既見佳人，已悔而謝罪，又謝之不力，復以功名而去，縱佳人不我罪。我花棟亦對佳人而有愧矣。又何取焉？楊夫人又道：「花爺所說俱是有情之言，但恐遲延軍機，卻又奈何？花天荷道：「遲誤軍機，不過罷官革任。我又不曾動他錢糧，失他地官，有罪亦輕，安肯捨此而去？」楊夫人道：「花爺既執意如此。且請再住幾日 容老身再細細勸他，或者他有回心亦未可知。」花天荷因謝道：「多承老伯母垂青。」遂打一恭，同柳青雲退去。

到了書房中 只是埋怨柳青雲道：「兄既實實為小弟結此良姻，何不直言正色，候小弟敬而從之。乃吞吞吐吐，假假真真，使小弟疑疑惑惑，將一天好事弄到這個田地！不知還要算兄之功，還要算兄之罪？柳青雲道：「小弟本是正言，吾兄多疑多慮，只認作遊戲，豈容小弟作主？為功為罪。只合聽兄裁奪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功罪且慢論，只是這事雖然決裂，畢竟要在吾兄身上為弟保全，卻推托不得。」柳青雲道：「這不是推托，但淑人所怪者，吾兄反聘也。怪兄反聘者，以吾兄輕棄之也。既怪吾兄輕棄，豈旁人之言所可解免？必競還是吾兄自致珍重之情。至再至三。則淑人之意可以挽回也。就是方才見一面，言詞甚厲。及被兄分割一番，忽改為恪守閨中之約、試思謹守閨中四字。卻為誰守？此挽回之機也。吾兄與其求別人挽回，又莫如日已慢慢挽回也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兄台之言，可謂深得其情。但千求萬求，僅得二回。今已謝絕，豈再可見？小弟縱巧舌如黃，則亦難入淑人之耳。卻將奈何？此又不得不求之別人也。」柳青雲道：「小弟聞古人有千里面談者，豈盡賴之口舌？」花天荷聽了 忽然感悟道：「是呀，是呀。我花天荷何一時懵懂至此。詩可以感人，何不作詩數首以自明？

到了次日，果然題了三首五言律詩：

其一

欲乞神仙侶，商量一片癡。
只因探麗質，幾復誤紅絲。
顛倒河洲夢，尋常桃李枝。
韶年過二十，孤只尚如斯。

其二

絕代曾經許，何嘗信有之
幾番勞顧慮，五夜費猜疑
倩影驚初見，芳名話不虛。
於天雖獲罪。還乞念情癡。
其三
忽從天上見，始恨管中私。
氣懾雲霞質，魂消冰雪姿。
緇衣雖恨晚，抹馬尚非遲。
泣涕求恩赦，原情幸諒之

花天荷作完了三首詩，用長箋寫了又拉了柳青雲同入後廳，請出楊夫人來，恭恭敬敬拜了四拜。將詩呈上。求其轉達、楊夫人連忙遜謝道：「花翁有詩自當交入。何敢勞此過禮？花天荷道：非過禮也。小姪之苦懷不能申訴。聊借此以求淑女之垂鑒耳。」楊夫人道：花翁既如此殷殷，花翁請坐了。容老身自交入去就道達花翁鄭重之意。」花天荷道：承老伯母如此垂慈，感激不勝。」楊夫人言罷。遂拿了詩箋竟走了入去、柳青雲就要邀花天荷出去。花天荷道：「老伯母既命坐。又自入去。敢不俟命？柳青雲道：「吾兄的佳作，意婉情深，也等他細細觀玩，識出其中之妙，或可感觸。著立討回音，草草看過，不達吾兄妙處。便非佳兆」花天荷低頭沉吟道：「這也說得是，但我坐此候信遲速聽之，又無人催促，或亦不妨。」柳青雲強他不去，只得相陪坐下，叫侍女送茶。

方吃了一杯茶，只見楊夫人早走了出來，對花天荷說道：「花翁的佳作，小女捧誦了，十分欣羨。欲要素和又恐於禮有礙，欲置之而不答，又恐不順人情。老身再三懇懇，方才和了花翁三首在此。因叫侍女送上，道：「花翁請看，便知淑人之意。」花天荷聽見和了三首之言，早先暗驚道：「怎頃刻之間又和三首！如此敏捷，不知作何嬌語？及接到手。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道。

其一
好逑誰不願，呆想未為癡。
但即思雙美，緣何惜半絲。
豈真無耳目、還是薄花枝？
美玉遭遺棄，百年甘蘊斯。

其二
墮甕既已破。何須復口之？
似非人說謊。都是自生疑。
心跡雖能昧。神靈應不虛。
一欺遭辱甚。眩玉得毋癡。

其三
垂青分美惡，辨白亂公私。
橫倚金銀氣，浸凌草木姿。
掛弓宜及早，歸吉不嫌遲。
本不當酬和。憐才一續之。

花天荷看了一遍，不覺狂喜起來，道：「怎淑人有如此敏捷詩才！」再看一遍。又不覺狂喜起來，道：「怎淑人有如此風雅詩才！既和得韻腳清真、又和得情性雙美。讀一過，既令我花棟欠理，又令我花棟生感。我花棟四海求凰。以為必不可得，今既遇此絕代佳人、又與他有約。乃多疑多慮、自作其孽，以致朱陳不能和合，則我花棟空具鬚眉。生不如死矣！因朝著楊夫人又深深一拜道：「此事要求老伯母垂慈，救花棟之命！楊夫人見了，慌忙扭起道：「花翁請尊重，這都在我老身身上。」柳青雲因亦勸道：「天荷兄不必如此著急，你不見和詩中『歸吉不嫌遲，豈不又關一線乎？且去散散，不要過於匆匆，有傷大體。使人看見不雅。」花天荷沒奈何，只得袖了和詩隨柳青雲出來。到了書房中，只是長吁短歎，看一回和詩，又頓足追悔一回。柳青雲取酒與他對飲，百般開慰，他只是怏怏不樂，欲之不飲，正是：

鶯消燕息憑誰問？柳思花嗔只自招。
早識陽台雲雨在，豈留芳夢到今宵。

柳青雲見花天荷情緒無聊不茶不飯。因入內與母親姐姐商量道：「花天荷也奈何得他夠了。若只管耽延。誤了他的功名，豈非自負？楊夫人道：「這也說得是。你看事勢就許他作親也罷。」柳青雲得了母命，因又出來見花天荷道：「兄不必只管愁煩了，家母方才與小單商量道，花翁不顧功名，戀戀於此。淑女又推推阻阻，不前應承。兩下耽擱豈成事體？莫若擇一個吉期。待家母硬作主張，竟送兄台入去成親。淑人縱守禮，也不好十分違拗。家母大家再相幫勸勉，料他也不得推辭。不識吾兄以為何如？」花天荷聽了不覺喜動顏色，道：「倘得老伯母與青雲兄如此成就，真三生之幸也。但不知此吉期可能就擇麼？柳青雲道：「擇吉日甚易，只是還少一個相知的媒人，小弟在此尋思。」花天荷道：「待小弟去求府縣，兄自以為問如？柳青雲道：「府縣雖好，但甚不相知，請將來未免生生疏疏，倒要酬他。----」

正說不了，忽花灌傳了一個稟見的手本進來，交上花天荷看。花天荷展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的是。

標下聽用材官馬岳稟叩見。花天荷看了。因對柳青雲說道：「馬岳既來。他倒要算個故人、莫若就叫他作個媒人也罷。」柳青雲聽了，因想一想道：「這倒使得。等地人來見過吾兄。小弟再向他說。」因馬岳此時是花天荷的屬下。恐相見行禮不便。又差了出來，叫花灌傳令領馬岳入去。馬岳到了內室，看見花天荷，就先跪下去稟見、花天荷因立起身來。以手一拱，道：「你是故人，免行此禮罷：「馬岳答道：「材官職在犬馬，正要效勞，求老爺青目，敢不叩見。」因叩了四首，花天荷方才剛他起來立住，問道：「你此來所會為何事？」馬岳因取出一角文書上呈。又稟道：「此乃夏按台老爺差材官齎上的。按台老爺說搗巢的上命緊急，求老爺星夜上任。」花天荷拆看文書，看了，知道催他早些上任的文書。因放下道：「上任搗巢我自任在心，但有一事要耽擱幾日。事一完，即刻行矣。」馬岳又稟道：「上任乃朝廷大事，不知老爺更有何事？花天荷道：你要問此事麼？青雲兄自然要與你說。你還來。」

去歇息。」

馬岳見花天荷吩咐歇息，不敢再言。只得退了出來。直走到外廳，早有柳青雲接了與他相見。馬岳此時已知柳青雲中了進士，是個貴人，施禮十分謙遜。禮畢，坐下。因說道：「柳爺高發，小官奉按台之命匆匆而來，還失於恭賀，乞柳爺勿罪。」柳青雲道：「不敢。」隨即問道：「前日馬兄取去的遺計，小弟甚是擔心，不知內中是甚計策，竟成了大功？馬岳道：「連小官也不知道，只是夏大人心中明白，故所用的兵將殺賊就如斷瓜切菜。夏大人因花爺遺計神妙，成了大功，故上奏朝廷，要花老爺去任兩廣搗賊之巢。朝廷見奏，花老爺能搗賊之巢穴，便十分歡喜，因即准了夏大人的薦本，升花老爺做兩廣總戎，立望其成搗穴之功，故夏按台大人著急。差我小材官星夜來請他花老爺去上任。小材官方才已再三稟知花爺。不知花爺卻為著何事尚在遲延。不肯就去上任。但上任之事，已奉朝廷聖旨。乃是耽延不得的，只好還要柳老爺代言一聲：「柳青雲道：「花老爺也別無他事。只因前日曾聘定了家姐。今要成了婚。以便好同去上任。」馬岳聽了，一時也摸不著頭路，只得支吾道：「此婚若是久定下說妥的，只待嫁娶，便早晚可以成婚，有甚勝處？只消幾日工夫便可行了。倘或還是阻滯。又不如上了任，待搗巢成功再從從容容以偕秦晉，未為晚也。何必匆匆草草，結得不暢？」柳青雲道：「聘定已久，一毫也無阻滯。今吉日已定了，百事俱備，只少一個相知的月老。在此遲遲，今馬兄來得甚是湊巧，彼此相知。只得要借重了。」馬岳聽了道：「方才花老爺說有事要用他管，又言柳爺還有事吩咐，想就是此了。」心下十分要推托，卻一時沒法，他只得勉強言道：「花老爺與柳爺吩咐敢不承命？但恐上官的大喜事，小官下屬怎敢動襄？柳青雲道：「冰人月老，從不論人馬兄須推托不得。」

馬岳口雖應允，心下卻暗暗吃驚道：「這花總戎也不是個人了。前日我來議趙小姐婚事。你既定下柳小姐。便將該辭我。為何一口不違。竟以碧玉連環作聘，把趙小姐定了。使趙小姐在家癡癡作守。你既聘定了趙小姐，今僥倖作了這等大官。就該快快去上任，要他作夫人以完花田一段佳話。卻又何倒先在此處要與柳小姐結婚呀？論起理來，甚是不通。若在當日，便該說他幾句，況趙參將與你議親事，你還是一個幕府的名色監軍。趙參將自己嬌生嬌養的千金小姐，肯許嫁與你，雖說是自女子花田起見，卻也是一段好意。你今日做了兩廣的總戎，怎便自大起來。看人不在眼內，說也不說一聲，竟在此處又另結婚！竟不管趙小姐與趙參將的死話、前日趙參將聞知他升了總兵，合室好不快活。眾親友賀喜的酒也不知吃了幾多，只望一個總戎女婿到任來結親，以為榮耀。他明日竟同了新夫人雙雙去上任，此時趙參將反是他的屬下。又不好去講，怎不生氣？參將他生氣還猶自可，只怕這趙小姐得知了，還要氣死哩！若此事與我無乾，那去管他。況此事又正是我的首尾，豈有個不埋怨我的道理？」今柳家又要我作媒，我又無法回他。明日趙家知道不說是他們久定下的，只認做近來的新事。一發要恨我作冤家了，如何過得。」心下躊躇個不了，欲要發些言語攔阻他們，又見柳家鋪氈結彩，笙簧鼓樂。火藥花炮，筵席酒水，日日備辦，料也攔阻不住，欲要對花天荷細說一番，花天荷此時已作了總戎，正屬他管，人見要吏人傳稟，及見了面，說話又有許多不便，不能盡情，又要對柳青雲說明聘定趙小姐之事，又見柳青雲是個新進士，正興匆匆嫁他的姐姐，怎好開口？若開口，不但柳青雲不喜，花天荷聽了豈不恨我破他的婚事？心上千思百想，無法止他，想來想去。忽想道：「止雖止他不住，也要提他一句。免得明日他又說是一時忘記了。」要人去面稟，又傳請費力，因寫了一個大紅手本。瞞著柳青雲，央花灌暗暗傳達與花天荷看。花天荷接了拆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的是。

標下聽用材官馬岳叩稟。

前蒙老爺所發碧玉連環一件，以代紅絲事，趙參將轉付其女趙小姐收貯為聘矣。

迄今經年，恪守不二。今幸玉旌遙臨，威揚兩粵。趙參將不勝雀躍，以待後命，

懇恩批示。花天荷看了暗笑道：「他見我在此成婚，只道我忘了前盟。故如此著急。我代友深心。他如何得知，也怪他不得。」因於手本上面批一筆雲。

花田之盟，既以碧玉代紅絲，自有青雲成吉士，可安俟之。

候本鎮到任後，即當使之踐盟，決不有辜淑女，可諭知之。

花天荷批，依然叫花灌傳與。馬岳看了。又喜又疑，喜的是毫不推辭，疑的是莫非要娶兩個？然而不敢再問，只得且放在一邊。那裡得知花天荷別有向意，句中含的啞謎正是：

冷暖何曾為識我。陰晴不便與人知。

枝頭只待開連理，方信春風是護持。

馬岳得了此批。暗暗留以為據，只因有此一批，有分教：鴛鴦雪隱，鸚鵡柳藏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